

人在江湖

贺绪林◎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人在江湖

贺绪林◎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江湖 / 贺绪林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80-5869-6

I. ①人…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8097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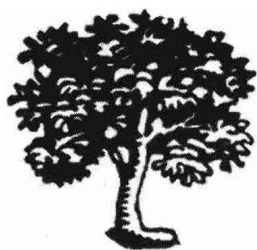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 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1
- 二 把那玩意儿收起来,怪吓人的 / 18
- 三 我从来不吃嗟来之食 / 35
- 四 狗东西,竟然跟姑奶奶玩这一套! / 53
- 五 别往街头站了,影响市容哩 / 65
- 六 咱杀个回马枪,来个瓮中捉鳖! / 74
- 七 我替两个兄弟讨点公道! / 90
- 八 套子没娘,说来话长 / 107
- 九 原来是英雄救美呀 / 125
- 十 现在是笑贫不笑娼,有钱才是爷 / 137
- 十一 狗眼看人低,你是狗吗? / 141
- 十二 寄钱就行了? 钱能变成男人吗? / 153
- 十三 包工头跑了,我去向鬼要钱?! / 168
- 十四 你的良心叫狗吃了?! / 182

- 十五 当红娘,可不能保证你生儿生女 / 194
- 十六 饭托? 是不是赵丽蓉演的那种人? / 208
- 十七 看我把它抠出来当泡踩! / 221
- 十八 我成了废人,不想活了…… / 238
- 十九 哥们儿,你得让我们死个明白呀 / 252
- 二十 你快来,小雨丢了! / 266
- 二十一 狗日的心比锅底还黑! / 281
- 二十二 命比钱值钱啊! / 292
- 二十三 你看看这是啥,方便面! / 299
- 二十四 我要你永远记着我…… / 309
- 后 记 / 315



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I

入夜的古城，阳光虽然消失了，但被无数的灯光渲染烘托出别样的风韵。街上流动的车灯宛如金色的游龙，街道两旁的霓虹灯闪烁闪烁，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心旌飘摇。

城市的夜晚永远比白天迷人。夜幕把许多有碍观瞻和影响市容的东西遮掩住了，灯光却把城市亮丽的一面展现到了极致。城市的夜生活是在一片辉煌的灯火中进行的。“遍地风流”酒楼门口的灯光是这片辉煌灯火里的一个耀眼的亮点，“遍地风流”四个竖排大字被霓虹灯装饰得格外醒目，老远都看得见。

一辆丰田轿车悄没声息地在“遍地风流”酒楼门前停住了。车门打开，先后下来四个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男人。为首的是个矮胖子，紧随其后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两个年轻的壮汉一个走在前面开道，一个走在后面断后。他们刚踏上台阶，两位如模特般的门迎小姐满脸媚笑，伸手弯腰娇声莺语道：“欢迎光临！”为首的矮胖男人用不屑的目光瞟了她们一眼，鼻孔里“哼”了一声，挺胸腆肚地直往里走。

走进酒楼大厅，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种华丽、舒适的



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气氛和从四面八方散发出的香味汇聚,令人沉醉。厅顶上几盏球形彩灯悠悠地旋转着,把一束束五色光柱抛洒在舞台上。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歌手正在演唱一首流行歌曲,彩色灯光追逐着她,在她身上跳跃着,勾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女歌手的演唱水平很专业,听众们被带进了忘我的境界,没人理会新到的几位客人。

矮胖男人和他的三个随从在一张空桌前落了座,服务小姐送来饮料,低声问还需要什么。矮胖男人没吭声,一脸不悦的神色。他的到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轰动,使他很恼火。他招了一下手,身边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男人急忙站起身,弯腰伸头过去。矮胖男人在他耳边咕哝几句,他转脸对服务小姐说:“把你们的经理找来。”

片刻工夫,酒楼的王经理匆匆过来,笑着脸问有什么事。金丝眼镜对王经理低语了几句,王经理面有难色:“这事不好办……”

金丝眼镜给王经理塞了一沓钞票,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王经理,拜托了!”

王经理面露喜色,把钞票装进衣兜,走上台打断了女歌手的演唱。这实在是扫兴!台下一片哗然。王经理堆着一脸的笑,说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打扰了。这里有位客人今天过生日,他请大家的客,大家的酒水消费他全部买单。”

台下有人拍起巴掌大声叫好!

王经理朝矮胖男人点头谄笑,随后招了一下手,便有服务小姐端来一个生日大蛋糕送到矮胖男人的桌上。他又招了招手,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服务小姐和几位歌手一起走上台,大献殷勤,唱起了《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金丝眼镜指挥着两个随从往台上送着花篮。矮胖男人板着身子坐在那里，嘴角叼着雪茄，一脸得意骄横之色。

一曲终了，金丝眼镜走到台前，掏出一沓钞票扔到台上，朝拥过来的歌手和服务小姐哈哈笑道：“今天我们山本老板过生日，你们都要好好表现表现，帮我们老板把这沓钱花了，不要剩下。”

这时台下的看客才明白过来，那矮胖男人原来是个日本人。歌手们喜形于色，相继登台向日本老板频频献歌。小姐的服务也更加殷勤周到，侍立在两旁，俏丽的脸蛋上堆满了谄媚的微笑。那位山本先生跷起二郎腿，仰靠椅背，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着酒杯，抽一口烟呷一口酒，骄横得意之态不可一世，仿佛他是这里的主宰。两个彪形壮汉站在他的身后，叉着腿背着手，面无表情。金丝眼镜站在一旁，不住地吆喝服务生向歌手们赠送花篮。

这当儿，坐在左侧一张桌前的一位青年男子瞧着这一幕，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约摸二十四五岁，穿一件棕色夹克衫，人长得清清爽爽，相貌英俊，端着一杯白开水，慢慢地呷着。见那日本人如此傲慢，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手指一搓，打了个响指。一位服务小姐飘然而至。

“叫你们经理来！”

服务小姐叫来了王经理。年轻人是酒楼的常客，王经理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认识他。

“韩先生，有何吩咐？”王经理一脸的笑容。他深懂生财之道，



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对所有的顾客都笑脸相迎。

“换一首歌。”

“韩先生喜欢听什么歌？”

“就唱那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王经理一怔，面有难色：“韩先生，这有点太那个了吧。山本先生是我们的老顾客了，不好得罪的。”

年轻人瞥了他一眼，牙巴骨动了一下：“王经理，你是怕我出不起钱吧？今儿我就要跟小鬼子较量一下！”说着掏出一沓钞票拍在桌子上。

王经理的细眯眼一亮，收起钱，说了声：“韩先生，我听你的吩咐！”转身上了台子。

台上的歌手自然都听王经理的指令，齐声高唱起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体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起来。那位山本先生听不懂歌手们唱的是什麼歌，但发觉有点不对劲儿，便扭过头向金丝眼镜询问。金丝眼镜是山本的助理兼翻译，他一脸的尴尬，吭哧着如实地向主子相告。山本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青灰，从牙缝中蹦出了一句：“八格牙鲁！”忽地站起身，怒气冲冲地直朝年轻人走去。他身后的两个彪形壮汉急忙疾步相随。

年轻人坐在那里没动窝，用眼角瞥着山本，悠然地喝着他的

白开水。这个轻蔑的举动更加激怒了山本。他的胖脸哆嗦着，阴得能拧出水来，虎视眈眈地瞪着年轻人。年轻人毫不畏惧，以牙还牙地瞪着山本。好半天，山本猛地一挥手，身后的两个彪汉一左一右夹住了年轻人。年轻人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切，仰脖把杯中的水喝干。这时王经理慌忙奔了过来，连声说：“别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伸手去拦两个彪汉，却被左边的彪汉一推，一个屁股墩坐在了地上。

右边的彪汉冷笑一声，抓起桌上一个酒瓶高举起来。众人讶然，一片惊呼之声。这时就听“砰”的一声，那酒瓶砸在了彪汉自个的头上，哗地破成了一堆玻璃碴儿。

众人惊愕了。那彪汉恶狠狠地瞪着年轻人，山本冲着年轻人冷冷地笑着。年轻人没理会那彪汉，捡起一把玻璃碴儿，眼睛盯着山本，两只手掌合在一起揉搓起来。只见一线玻璃粉从他的手掌里流淌下来。

山本和他的三个随从都傻了眼，木槌子似的戳在那儿。围观的人都瞪圆眼睛看着，惊讶得张着嘴，舌头都收不回来。不知是谁先带头拍起了巴掌，随即是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金丝眼镜最先醒过神来，明白今天遇上了白虎星，拉了一下目瞪口呆的主子的衣襟，说了声：“走吧。”山本灰着脸抽身走人，三个随从都垂着头跟在他的身后，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年轻人拍了拍手，弹了一下沾在衣角的玻璃粉，朝着山本一行的背影轻蔑地笑了笑。

这一切都被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的年轻俏丽的女人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日上三竿，韩铁子还窝在被窝里。他原本是个十分勤快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这几年自己当了自己的老板，便懒散了，随心所欲了。

有人敲门，他没有动窝。

敲门声很执着。他这才起身，舒缓地伸展胳膊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随口念出古代一位伟人的名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敲门声没有停，且越来越急。他不耐烦了，说了声：“来了！”披上衣服，趿拉着鞋去开门。

拉开门，春光里亭亭玉立着一位妙龄女郎，一头流行的披肩发，脸上化了浓妆，眉毛描成了月牙形，嘴唇涂着猩红的唇膏，十分的性感；穿一条白色牛仔裤，配一件西洋红的真丝衬衫，胸部高傲地挺着，裸露的雪白的脖子上带着一条精巧的铂金项链。铁子把女郎上下打量了一番，微微皱了一下眉，说：“你敲错门了。”随手就要关门。

女郎急忙拦住他，问：“你是韩先生吧？”

铁子一怔，随即明白自己就是“韩先生”，点了一下头。

女郎嫣然一笑道：“是韩先生就没错。你租房住？这地方还真不好找呢。”说着不请自进。

铁子有点不高兴了，沉着脸说：“我还没穿衣服哩。”显然，他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

女郎却满不在乎地说：“我不会影响你穿衣服的。不着急，慢

慢穿,我等你。”她环目四顾打量着屋子。

单身男人的宿舍用三个字可以概括:脏、乱、差。女郎却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铁子感到自己的隐私被人偷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有火却发不出来。有道是,有理不打上门客,何况是位漂亮的小姐。他默然地穿着衣服。

桌上摆着一摞书,女郎顺手拿起一本,封面赫然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她不禁一怔,随后认真地翻看那摞书,《古文观止》、《上下五千年》、《唐诗三百首评注》、《宋词三百首评注》,还有一本精装的《史记》!她惊讶道:“你读这些书?”

铁子斜觑了她一眼:“你以为我看啥书?《上海宝贝》、《安妮宝贝》?哼!”口气很是不屑。

女郎对他不屑的口气不但没有反感,反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他受不了那目光,扭过脸去。女郎咯咯地笑了:“没想到韩先生一个伟丈夫,还怕人看。”

铁子涨红了脸。他弄不明白女郎怎么会找到这地方来,她到底是什么人?找他有啥事?

女郎笑道:“韩先生那晚在‘遍地风流’酒楼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你的英名这几天传遍了这一带的大街小巷。”

铁子明白了,如风快般穿好衣服,扭脸问:“你找我有啥事?”

女郎从肩挎的鳄鱼皮小坤包里夹出一张香味扑鼻的名片递给铁子。他接过一看,几个烫金字映入眼帘:金翡翠商城总经理杨玉环。

他抬眼又认真地看了看面前的女郎,觉着杨玉环这个名字十分地熟悉。少顷,他想起来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的一位叫这个名字。他喜欢读书,书上说唐朝那位贵妃美女杨玉环长得十分漂



亮，一次去后花园赏花，花园盛开的花朵看到她的美丽都羞愧地合上了花瓣。不知唐朝那个杨玉环美得过面前这位杨玉环不？面前这位女郎美则美矣，可他觉得有点艳俗，品位不怎么高。他皱了一下眉，说：“杨经理，有啥事你就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吧？”

铁子看了一眼乱糟糟的屋子，也觉得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便问道：“上哪儿去说？”

“上我们那儿吧。”

铁子答应了。出了门，他看见门前停着一辆红色宝马车。女郎上前打开车门，优雅地一伸手：“韩先生，请。”他不客气地上了车，女郎猛地关上车门，随后坐上驾驶位，拧了一下钥匙，一踩油门，“宝马”风驰电掣地飞驰出去。不知怎的，他忽然有一种被人劫持绑架的感觉。

到了说话的地方，铁子才明白过来，“劫持绑架”他的人不是面前这位“杨玉环”。真正的杨玉环坐在大板台后边的真皮转椅上。她非常漂亮，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年轻漂亮女人的年龄他看不准，高级化妆品和华贵的衣服迷惑住他的眼睛，让他分辨不清。不过，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似乎没有化过妆，或者只是轻施粉黛，总之看不出化妆的痕迹，秀发在脑后很随便地绾了个髻，头上脖子上不见饰物，着一袭鹅黄色套裙，风姿绰约，显得卓尔不群。她手拿一支铅笔正在写着什么，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俏丽的脸上洋溢着微笑，说：“韩先生来了，请坐。”

铁子在沙发上落了座，心里骂自个儿：真是混帐，在外边混了这么长时间，竟然认不出人来。“劫持绑架”他的那位小姐原来是杨玉环的秘书，这时她送上一包“软中华”香烟，冲他妩媚地一笑

道：“请抽烟。”

铁子欠身一摆手说：“谢谢，我不会。”不由得重新打量了她一番，并在心里把她与杨玉环比较了一下。秘书比老板显得更青春更阳光，容貌也差不到哪儿去，只是让化妆品和衣着打扮把品位降低了许多，落了俗。

杨玉环莞尔一笑：“韩先生喝点什么？XO？茅台？还是啤酒？”

铁子说：“我不喝酒。”

杨玉环便对秘书说：“小舒，给韩先生沏一杯龙井。”

小舒刚要走，铁子拦住了她说：“我只喝白开水。”

杨玉环和小舒闻言都是一怔，面面相觑。少顷，杨玉环醒过神来，呵斥秘书道：“还不快给韩先生倒杯水来。”

写字间没备这东西，小舒急忙去找白开水。铁子坐直身子，轻咳一声，问道：“杨总经理，找我有啥事？”

杨玉环站起身来说：“韩先生还没用过早餐吧？咱们去餐厅，边吃边谈吧。”

铁子拦住她说：“我有个习惯，先谈事后吃饭。”

杨玉环轻笑道：“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只好依韩先生的习惯办事了。”她坐了下来，“是这么回事，我们商城有一笔外债，想请韩先生帮我们追回来。”

铁子面无表情地说：“多少数？”

“五十万。”

“我的酬劳是多少？”

“百分之十的酬劳。”

铁子沉默不语，显然他在权衡。好半天，杨玉环按捺不住了，



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说：“韩先生，现在追债的行情都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咱们还可以再商量。”

铁子开了口：“你开的是珠宝店，敢欠你账的人肯定是不好惹的主。”

杨玉环一怔，说：“这么说韩先生不敢接这个活？”

“不，活我接，酬劳百分之十五。”

杨玉环略一迟疑，说：“行。”

铁子说：“给我地址。”

杨玉环拉开抽屉，给了他一张名片。他看了一眼，问道：“汪国泰，他在云南？”

“他是云南人。前天来到了古城，住在西京宾馆。韩先生几时动身？”

铁子说：“不会让杨总经理等得太久。”

杨玉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韩先生动身时通知我一声，我和你一同去。”

铁子脸一沉：“杨总经理信不过我？”

杨玉环急忙说：“不不，他和我过去是生意上的朋友，虽然闹到这一步，可我还是不想得罪他。常言说得好，容人一步自己宽。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吧。”

铁子略一思忖，说：“你是雇主，我是顾客。客随主便，你咋说我咋办。”

“谢谢韩先生的合作。”

铁子忽然问：“你怎么想到来找我？”

杨玉环微笑道：“那晚我在‘遍地风流’酒楼喝茶，看到你非凡的功夫和超常的胆魄，实在令人敬佩。后来我向王老板打听你。

王老板也是我生意上的朋友,我以为你在他的公司供职,一打问才知道你只是常去他那里消费而已。再后来几经打问,才知道了你的住处。今天本来准备亲自登门去拜访你,可临时有点急事,只好让秘书小舒开车去请你。你不会见怪吧?”

铁子摆摆手:“杨总经理太客气了。刚才我把你的秘书错当成了你,现在一睹芳容,才知天外有天。”

杨玉环莞尔道:“谢谢韩先生的夸奖。”

这时秘书舒芳送来了白开水,已经有些温凉,铁子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3

铁子按响了西京宾馆 1618 房间的门铃,闪到一边,把杨玉环让到了前边。

半天,有个男人骂骂咧咧地来开门。门开了,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睡袍,块头很大,长相福态。他看到杨玉环先是一怔,随后不悦地说:“怎么是你呀?”

杨玉环做了个笑脸道:“我知道汪老板是不欢迎我的。”

汪国泰也笑了一下说:“杨小姐,找我有何贵干?”

杨玉环说:“汪老板,让客人站在门口说话不太礼貌吧?”

汪国泰这才侧开身子。杨玉环径直朝里走去,铁子紧随其后。

这套客房十分漂亮雅致,浅黄色的真皮沙发,飘逸的白色窗纱,粉红色的地毯,大理石茶几,搭配得优美和谐。虽说是大白天,可拉着窗帘开着灯,橘黄色的灯光弥漫着整个屋子,充满着暖



昧的情调。宾主落座后，汪国泰嘴角叼上一根香烟，悠悠吸着，瞥了铁子一眼，笑道：“杨小姐今日来还带了位先生，够帅的嘛。”

杨玉环微微一笑，没接他的话茬：“汪老板，你欠的那笔货款该还了吧？”

汪国泰装起了糊涂：“货款，什么货款？”

杨玉环已是见惯不惊，依然微笑着说：“汪老板真是好健忘，要不要我再提醒你一次？”

汪国泰用手指叩击着脑门，恍然醒悟的样子：“你是说去年八月份那笔货款吧？不是早已从银行划到你的账户上了吗？”

这时从洗手间出来一位几乎全裸的妖艳女人。她只穿着一条巴掌大的红裤衩，胸罩都没戴，裸着一身白肉，扭着屁股走路，两只肥硕的乳房在胸前颤悠悠地晃荡。

“泰哥，说好了咱俩一块儿洗澡，你让我好等呀。”妖艳女人嗲声嗲气，毫不知耻，旁若无人地扭到汪国泰身边坐下，吊在了他的膀子上。汪国泰顺势把她搂在怀中，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她肥硕的乳房上揉搓着。

杨玉环俏丽的脸上潮起了赤色，出气也粗了起来。汪国泰扭过脸看着她，笑眯眯地说：“杨小姐，还有什么事吗？”显然，他是在下逐客令。

杨玉环忍无可忍，脸色由赤变青：“汪国泰，你不要太过分了！”

汪国泰一脸的坏笑道：“怎么，贵妃娘娘吃醋了？我新换的这个秘书姿色还行吧？”

杨玉环忽地站起身说：“汪国泰！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已做到了仁至义尽，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